

飘洋过海 来吻你

璐璐 著
Over sea
Kissing You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飘洋过海 来吻你

璐璐 著
Over sea
Kissing You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洋过海来吻你/璐璐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 - 204 - 08801 - 8

I. 飘... II. 璐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1253 号

飘洋过海来吻你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晓 峰

特约编辑: 黄楚清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 × 960 1/16

印 张: 14 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801 - 8 / I · 1798

定 价: 20.00 元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

飘洋过海 来吻你

目录 C o n t e n t s

序	1
第一章 将就凑在一起的两个人	3
第二章 相依为命的她和她	22
第三章 甜蜜的爱情还是未知的隐患	44
第四章 换位的交集	76
第五章 渐行渐远的两人	115
第六章 都不曾开始都不曾结束	145
第七章 不经意的重逢	187
第八章 没有结束的结局	198
后 记	217

序

——叶迷
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最最可爱美丽善良温柔端庄大方……（以下省略千字近义词）的某叶大人！（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没听说过？5555555，蹲到墙角去画圈圈。）

至于为什么某叶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某叶是璐璐的好朋友啊，串门是很正常的嘛，哦呵呵呵呵……

（其实是某叶最近曝光率太低，怕被读者遗忘，所以不甘寂寞的跑出来秀一把。啊！谁朝我扔鸡蛋？）

这个序呢，是某叶非常努力争取来的！当某年某月某日某叶听说璐璐在写新故事，就死皮赖脸地巴了上去，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写序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哭，我就闹，我就上吊……”

然后，结局就是N天以后，某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一份——错别字、标点错误都惨不忍睹的原稿。在花雨错别字最少记录的保持者某叶（咦？你说你不信？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的人格呢？我说最少就是最少！）眼中，能平均一百个字里就出现一个错别字，实在是挺……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！

于是，2005年4月20日晚11点，到2005年4月21日凌晨4点的这5个小时里，某叶冒着熬出熊猫眼的代价逐字逐句地阅读且校对完这篇稿子，那过程真叫一个——爽！

哇哈哈哈，没有比给别人挑错更快乐的事情了！想当年小学帮老师批课时，就最喜欢抓着红笔在错别字上画圈圈。没想到事隔那么多年，我又重温了一遍昔日的愉快经历。真是感动啊，抓住璐璐的手，诚

001





恳地说：请将错别字进行到底！这个世界是平衡的，有你这样的错别字大王，就也有我这种喜欢挑错别字的……

至于故事内容，某叶泪汪汪……好感动，好几个地方都感动得不行了……但是！也有好几个地方气得不行了，真想抓那几个别扭的主角过来狠狠咬几口，我叫你贱，我叫你别扭，我叫你那么狠心！

总之，这是个成长的故事，相信每个人在看文的过程中都会找到相似的情绪，并在掩卷后轻轻叹息：是啊，这就是爱情啊，这就是人生啊……

爱情也许会淡去，但人生隽久永恒。

PS：因为某叶太喜欢里面的一个女主角，所以写了首歌给她，特来谄媚。

《你是我的女朋友》

公车颤颤巍巍 有你让我依偎

递过水一杯

旅途太过坎坷 有你身旁相陪

风儿静静吹

我听见外面人声鼎沸 害怕自己半途而废

为什么眼前一片昏黑

你带我悄然撤退 回家静静安睡

为我默默流泪

你是我的女朋友 比恋人还要珍贵

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之间不要误会

你是我的女朋友 比爱情坚固不催

你是我的女朋友 有你我的世界才美

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要把这句话喊上千百回

你是我的女朋友 亲爱的会永远陪我对不对



第一章 将就凑在一起的两个人

2002年1月20日 北京金捷列留学中介

“王女士，请您放心，我们给您女儿找到的伙伴绝对是最合适的，我们约她3点见面，您一会儿就可以见到了！”

张依柔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留学中介的人殷勤地招呼着她的母亲，要出国的她，却完全被忽略了。这也不奇怪，只见了一次面，这些经验丰富的中介人就明白了他们应该要讨好的人是谁。她那强势的母亲，在她面前，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。

今天她坐在这里，是要见一个人，一个和她一起远赴澳大利亚求学，在未来两年之内都要生活在一起的人。留学中介说这叫同伴。对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同伴！依柔只知道她叫夏祈寒，跟她一样二十二岁，大学刚毕业，学的是管理专业。是留学中介，把她们两个原本不认识的人凑到了一起。她们拿到了同一所大学的 offer，可以共同负担一间公寓 (flat)，这比住学校的提供的宿舍 (dorm) 条件要好得多。而且，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有个照应，是最经济、最实惠的办法，这是留学中介的人跟她母亲汇报时，她听到的。

母亲坐在她身边，优雅地喝着茶，和留学中介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而她，只是安静地等待着。从她出生以来，母亲的存在就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，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，只要她一抬头，就可以看到她伫立在她所有的道路前，看着她、指示着她、监控着她。母亲要她乖巧，她就乖巧。母亲要她处处拿第一，她就不得不拿第一。母亲要她出国给她争气，她就算千百个不愿意，也只有默认。

003



母亲就是这样，因为同事的孩子大多在国外求学，她便也要她出国，在母亲眼里，她有钱、有能力，她的孩子怎么能比别人的差？就算她因为学英语而崩溃痛哭，她也就只有一句话：“不要那么没出息！”在她的眼里，过程不算什么，只有得到预定的结果才能令她满意。如果母亲的员工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听从她的话，那她，张依柔，就是天生注定要乖乖服从的。

依柔正想着，就听到大门有节奏地被敲了三下，然后有人推门进来。她忙抬头去看，是一个斜挎着一个大布包，嘴里嚼着口香糖的女孩子，头发刻意地染黑，前面是削得又短又薄的斜刘海，后面则是半长不短的碎发，随意地垂到肩上。右边的耳朵上戴了好几个耳饰，简单的环形，大概有七八个，左边耳朵上却是干干净净一个耳洞也没有。很白，高高的个子，有一双大眼睛，高颧骨，有棱有角的，是一张很有个性的脸庞，这是依柔对她的第一印象。再仔细地看，运动夹克，直筒牛仔裤和平底的高筒的板鞋，再加上脸上漠然的表情，看起来像个狠角色，不好惹的样子。

依柔的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原本所怀抱的希望，已经碎了一半。

女孩简单地对在场的人点了个头。

中介的人忙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夏祈寒，坐在沙发上的是张依柔和她的母亲。”

母亲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微微皱了眉，像是对她的打扮不太满意的样子。

“夏同学大学在哪个学校上的？学什么专业的？”母亲不浪费时间，直接问道。

“经贸大，工商管理！”那女孩说话很简捷，似乎并不为母亲的强势所动。

母亲扬了扬眉，对她的表现似乎有些感兴趣。依柔太了解她的母亲了，她一个眼神，她便知道她是高兴还是不满。

不过，中介的人可没有这个本事，看到气氛有些僵硬，忙拉着夏祈

寒问道：“我们不是说要家长一起出席，两家人见见面，你妈妈怎么没来？”

“我没让她来，我出国又不是她出国，她又不懂这些，来干吗？”她耸了耸肩，话说得非常的直接。

“看起来夏同学很独立，”母亲难得地露出了些笑脸，“这样也挺好的，我们家女儿就是太依赖人，离不开家里，所以我才担心她到国外适应不了。夏同学为什么要出国？”

“我对现在学的专业没兴趣，国内转系考研太困难，所以要出国。”

“对……虽然现在没有兴趣了，但夏同学的大学成绩很好，在大学的时候年年拿奖学金，现在申请到了大众传媒专业的硕士，演艺经理人的方向。拿到了半奖和助教！”中介的人生怕她们想歪了。忙跟着她的话，又是补充又是解释。

“噢……那可是相当不错！”母亲点点头。

对，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结果，真的是相当的不错。依柔在心里也不得不承认。澳大利亚是很难申请到奖学金的国家，传媒又是好专业，跟她比起来，这个叫夏祈寒的女孩子实在是好太多了。她已经隐约感到了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力。

“那我就直接说好了，也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家依柔是被我宠坏了，我希望她能找个伴，除了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量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照顾她一下，尤其是刚去的时候。”母亲的话说得很直接，依柔知道她说得没错，可在同龄人面前被这样说，她仍觉得无地自容，“夏同学自理能力应该很强吧，洗衣做饭都没问题吧？”

“洗衣做饭，还有生活上的事情，我自己都可以做好，但要我照顾别人，我没有这个义务。”祈寒毫不犹豫地拒绝。

“我也并不是让你照顾她。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来做饭，那么水费、煤气费、电费这些都由我们来出。我就是想让你教教她，我





们家女儿也说得上是挺优秀的，就是被我宠坏了，我相信她很快就可以把那些家务事都上手的”。说完，母亲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等她上手了，就由你们轮着做这些事情，费用就可以平摊了。”

依柔看那女孩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可以。但是，我希望她最好在国外的这些天就能把洗衣煮饭都学会，这样我就省得麻烦了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母亲很满意地笑了笑。

依柔知道，大事已定。尽管从见那女孩第一眼开始，她在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，她很怕和这种强势又冷漠的人相处，这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。但是……她也知道，她没有选择。



2002年1月28日 北京首都机场

依柔站在候机大厅，原本她应该像同龄人一样去求职面试的，但此刻，她正等待着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。

“在外面自己要机灵点，别像以前糊里糊涂的，有事就打电话回来，妈妈会帮你找人安排的，听见没有？”

尽管，母亲的语气还是像往常一样，严厉且魄力十足。但今天，依柔难得走起神来，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身边的另外一对母女身上。

“自己出门在外，一定万事小心。那么远，妈妈想帮都帮不上你。”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看起来很苍老，风尘染过脸颊，沧桑的纹路清清楚楚地刻在脸上，“你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”

“嗯！”相较于母亲的关切，那年轻的女儿——夏祈寒就显得漠然多了。

“别这么满不在乎的，你知不知道妈妈担心你啊？也怪我没本事，要不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她挥挥手，打断母亲的叨念，“你也不用担心我，你只要在这边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让我担心就行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还在怨妈妈改嫁……”

“咱们能不能别说这个？我说过一万遍了，我不在意，不在意，你听进去过吗？每次都僵在这里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”

苍老的母亲低下头，不再说话了，似乎是已经习惯了听从女儿的命令。

依柔看见，她看着她母亲畏缩的样子，只是在嘴里低低念了句什么，便掉开头不再开口。

依柔心里免不了一阵惊讶。夏祈寒对待她母亲的态度，是她连想也不敢想的。说实话，她还是不太认识她，不了解，甚至有些怕她，但她总是会不受控制地偷偷去观察她，因为，她是她的同伴啊！

可是……依柔越观察，越觉得祈寒不好相处，说话直接，待人又很冷漠，就算是她们两个人独处，她不说话，依柔就不知道要和她说说什么，所以，相处起来，格外的痛苦。

“……我说的你听到了吗？”

依柔反射性地点头，这是一种习惯性无意识的顺从。

“哎……你这个孩子，一个人在外面，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啊！”母亲摇了摇头，满脸的无奈。

“您这么疼柔柔，还要她走那么远，不就是想让她自己学会独立嘛！”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推着行李车走过来，“你可别再说了，再说柔柔就要掉眼泪了。”

男人把车停好，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了依柔，“这里是托运行李的牌，拿好别掉了，到那边下了飞机，我大学时的哥们会去接你们，你把这个交给他就行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低头道谢。

“跟我还客气什么！”他对她笑了笑，方正的脸庞上净是温柔。

“逸桐，你和依柔说两句吧，你可比我还担心她。马上就要登机了！”母亲就连说这样的话，语气也是命令。

“柔柔，出门在外，一切都要小心，我的好哥们也在那边上学，有



事就去他。”逸桐的声音沉稳而有力，不紧不慢地交代着。

他——齐逸桐，就是她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，经她母亲认可的男朋友。逸桐是她大学的学长，也是母亲同事的儿子，比她大两岁。四年前，她考上一所大学，母亲托他照顾她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被凑成了一对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少不了母亲的因素，因为母亲喜欢他，也看好他未来的发展，甚至想把他拉进自己的公司，所以才会努力地撮合他们。

对依柔自己来说，逸桐很好，高大、俊朗，在一家很有名气的外企工作，未来发展无可限量。他对她很温柔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她可以感觉到逸桐很喜欢她，那种处处为她着想的态度，让她躲都躲不开。依柔必须承认，她也是喜欢他的，只是她很难找到那种情人间的热情去回应他。也许，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她只是不习惯，再过上些日子，她就会爱上他的。她常常对自己这样说。

“柔柔……”逸桐牵起她的手，柔声道，“我等你回来，我会一直等你的！”

008

这样的誓言多令人心动，要是换作其他人，大概会感动不已。但她在自己的心里却找不到一丝的波澜。

有的时候，依柔会问自己，这恋爱谈得到底怎么了？她到底喜不喜欢他，她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情在跟他交往。她问了无数遍，却一直找不到答案。她只知道，在母亲强大的光环下，他的温柔与宽容，让她得到了短暂的解脱，她无法投入却也离不开他。

“有什么事情就来电话，别亏待了自己。”他拉着她的手细心交代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好像有了说不完的话，放不下的心，“有机会我就会去看你，忍一忍，再过几个月就放假了，放假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是啊，二月到八月，不过是六个月的时间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对！很快，很快……

依柔在心里不断地默念，说服自己：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和害怕，她只是去另一个国家学习，不去计较距离的差别，那实际上就像是上大学住校一样。况且，现在坐飞机这么方便，买张飞机票，随时都可以回

家。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但是，她自己心里明白，大学四年，她都是由母亲派司机接送的，她一天也没住过那集体宿舍。所以，那些心理建设一点作用也没有。此刻，她还是满心的惶恐。

“行了……别跟她说这些，要不她呆会就不走了。”到底是生她养她的母亲，一眼便看出她眼中的退缩，“给我争口气，别那么没出息！”

母亲的目光犀利，刺得她无路可逃，胆小又脆弱的心理几乎无所遁形。母亲总是能一眼看透她所有的想法，无论是胆怯、隐瞒还是什么其他反叛的念头，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这样的强势，这样的压力，已经让她亲爱的父亲、母亲的丈夫早早地离她们而去。而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她必须更加听话、懂事。从小到大，从倔强的反抗到最后丧失斗争的希望，她没有一次能够违逆母亲的决定。她怕她！

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，CA108 北京飞往悉尼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，请乘客抓紧时间于 2 号登机口办理手续。Ladies and gentleman, please attention……”

服务小姐甜美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整个候机大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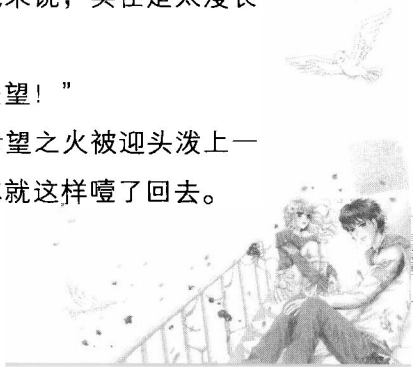
CA108，是她的班机号，依柔觉得自己的心跳蓦然加速。

“行了，去吧！”母亲把护照和机票递给她，推了她一把，要她往前走。

依柔的目光在逸桐和母亲的身上来回游移，这一刻，她真想放声大哭。她对独自生活缺乏信心，语言能力也还差了那么一大截，还有，她怕寂寞，怕没有人跟她说话，怕她难过的时候找不到人倾诉，怕她把事情搞成一团糟时没有人能帮她一把……两年，对她来说，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她怕她自己根本熬不过去。

“记住！妈妈为你出国花了很多钱，别让我失望！”

再多的委屈，在这句话面前，也有如小小的希望之火被迎头泼上一盆冷水，从里到外透心凉。依柔含在眼眶里的泪水就这样噙了回去。





对！不能让人失望。是的，她必须这样做。依柔一边在心里默念，一边僵硬地往登机口走去。

祈寒已经站在那里了，似乎是看了她很久，见她终于下定决心走过来，这才把自己的护照从窗口递了进去。

轮到依柔的时候，又是一阵漫长的等待。她的心里没有着落，心脏一下一下地跳，“怦怦”的回音在耳朵里听得清清楚楚。

她和祈寒并肩向通道走去，祈寒看了她一眼，对于她的异样，什么话也没有，就是这么漠然的一眼而已。

依柔听到母亲在叫她的名字，但她不敢回头，不敢让她看到她已泪流满面。



2002年3月1日 堪培拉澳洲公立大学

“Roxy, please wait for a moment!”

依柔抱着一大堆厚重的原文书，刚刚踏出教室，就被人叫了住。她回头，她的导师 Prof. Smith 一个矮胖的白胡子老头正对她笑。

“Roxy, you know this……somebody told me that you not……I think you should……or you may not get a good result!”

Prof. Smith 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，说话偏英国腔，但又总是带着些奇奇怪怪的澳洲本地口音。大部分时间里，依柔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但这一次，她不用听，也知道他的意思。无非就是希望她积极一点，放开一些。她的组员对她有意见，不多说话的话，就拿不到好成绩。

对，这些她都明白，她也不想这样，她想说，可是，前提是她也得说得出来！

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生活还是一团糟。每天就像赶集一样，从一个地方匆忙地赶去另一个地方，什么事情都无法顺利地完成，一件又一件地叠在一起，让她觉得喘不上气来。心情不好，身体也不舒服。早

上起来忙着梳洗，早餐就喝了杯牛奶应付，中午在学校吃得无外乎是汉堡、三明治，这种缺乏营养的快餐却是每个留学生的最佳选择，快捷、便宜又方便。别人都可以适应得很好，可到了她这儿，似乎身体就是不合作。干巴巴的面包，炸得硬梆梆的肉片、火腿，几片生菜，恶心巴拉的蛋黄酱，她每天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咽得下去。

到了晚上，再匆匆忙忙地赶回住处，本来按着协议，夏祈寒应该负责所有家务，但到这里以后发现洗衣服并不自己动手，按时间管理員会来收要洗的衣服，由宿舍统一处理，所以，这一部分的事情，就由她负责了。而夏祈寒还是负责做饭和其他家务。说实话，夏祈寒做的饭不难吃，但也不好吃。她冷漠的态度，更让依柔觉得无法忍受。两个人围着桌子坐，面对面，安安静静吃饭，谁也不说话，压抑的气氛，让她吃下去的东西就像石头一样压在胃里，坠得她吃不下去只想吐。

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，她觉得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痛苦。

在国内，她的英语本来就很一般，花了大把的钱上培训班，考了四次雅思，才将就拿到一个6.5分。就算在国内上了很久的和外教一对一的口语练习，可真正坐到教室里听课，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。上Lecture她还能应付，Prof. Smith虽然口音重，但语速不快，加上语调里的抑扬顿挫，抓住重点，事先预习，倒也能跟得上。但到了Jominar，就完全一塌糊涂了。这种分小组的讨论课，是国外教育体系中最具特色的一块，每上完一节Lecture就跟着上一节Jominar，整个一节课由学生主导，分小组进行独立的讨论，交换观点，并提出问题。在这种Group Discussion中学生的表现，才是教师考察的重点，它几乎决定了一个学生最后的成绩。

这对依柔来说，几乎是灭顶之灾。小组里的同学是不会在乎你是不是Native Student，反正他们就按着他们的习惯说话，又快又爱连读，依柔根本就听不懂。而她的性格又不是那种很放得开的人，从小到大优等生的架子摆着，面子薄，不敢随便露那口烂英语，总是一犹豫，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。别人自然跳过她，有的时候一节课下来，她一句话也说





不上，这就够打击她了。但更严重的是，她总是这样不说话，和她同组的组员都颇有微词，她不说话就提供不了好的意见，还会影响教授对小组整体的印象。谁都不想为了不相干的人拉下自己的分数，他们现在是想把她从小组里踢出去，估计下次再重新分组，谁也不会要她了。

“I will try my best!” 依柔低低地回了教授一句。

“OK! Roxy, I trust you! Waiting for you next show!” Prof. Smith 得到肯定的回应，满意地笑开了嘴，和蔼的样子很像肯德基的老爷爷。

依柔心中的沮丧并没有丝毫的好转，下一次的表现，她一点信心也没有，甚至可以想象到它还会是那么得糟。磕磕巴巴的句子，一张大红脸，别人不耐的目光。她心里很怕，很想逃掉，最好永远不要去上课才好。她真的快无法忍受了，真的！



012

2002 年 3 月 1 日 Little Apple 学生宿舍

依柔怀着沉重的心情，从学校步行回到宿舍。

她和夏祈寒合租的房子在离学校只要步行 10 分钟的一个学生宿舍里，很近。两室一厅一厨一卫，条件还算不错。整栋的学生宿舍，三层高，灰色的围墙，是学校专门出租给留学生的，有专人管理，很安全。

她用钥匙打开门，难得地看到夏祈寒站在客厅里。她从来都是窝在自己的房间的。但今天，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对劲，沙发上堆着许多衣服，夏祈寒脸色很难看地盯着它们。

依柔把书放在门口的置物架上，走到客厅一看，愣住了。

沙发上那些从洗衣房领回来的衣服，面目全非地摊着。夏祈寒的呢子薄外套被洗脱了毛，她自己的蕾丝白衬衫成了碎布花衬衫，牛仔裤的蓝、外套的黄……全像泼墨似的染在上面，深深浅浅的完全不能挽救，其他的衣服也是，不是脱线了就是被洗花了，除了牛仔裤，几乎无一幸免。

“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”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抓着那堆衣服喃喃地念着。她拿去洗的时候，明明都没问题啊！

“分类。”夏祈寒冷冰冰地吐出这两个字。

“什么？”依柔没听明白，迷茫地望着她。

“我说你没有分类。耐洗和不耐洗的衣物，比如羊毛衫和牛仔裤，脱色的衣物，都要分类标示才能交给管理员。洗衣房的人是不会给你分类的，她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洗衣机里去。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，你没有看过宿舍管理的协议吗？”

难得夏祈寒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字，但此刻依柔的心里，一点也不好受。夏祈寒的语气没什么起伏，脸上也没露出责怪的神态，只是那种漠视的目光，淡淡的，就像是在教导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的口吻，一字一句地掷到她的脸上，让她有一种屈辱的感受。

她看着夏祈寒的脸，看着乱七八糟的衣服，还有这全然陌生的地方，她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忍受这些？为什么？她问自己，她觉得不可思议、荒谬、可笑，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受这种罪？为什么？她不知道。

“对不起！是我的错！”依柔低下头，她全身都觉得不舒服，但却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道歉。

“与其说什么抱歉，还不如想办法来解决这些。”夏祈寒眼睛盯着衣服，并没有看她。

“真抱歉！我有点难受。衣服你就放在这吧，我一会出来想办法。”她必须要找个地方，想让她独自喘一口气，再来考虑其他。

说完，她站起身拿起放在置物架上的书，脚步轻飘飘地走向自己的房间。她关上门，心里乱糟糟的，觉得自己喘不过来气，她使劲地吸气，却觉得情况越来越糟，她告诉自己没事，没有关系，慢慢呼吸就好，可是，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，她什么也抓不住，她不知道怎样才好，她觉得她会死在这里。

她想回家，她好想、好想回家。

她颤抖着抓起电话往国内拨，家里没有人，妈妈的手机没人接，逸

